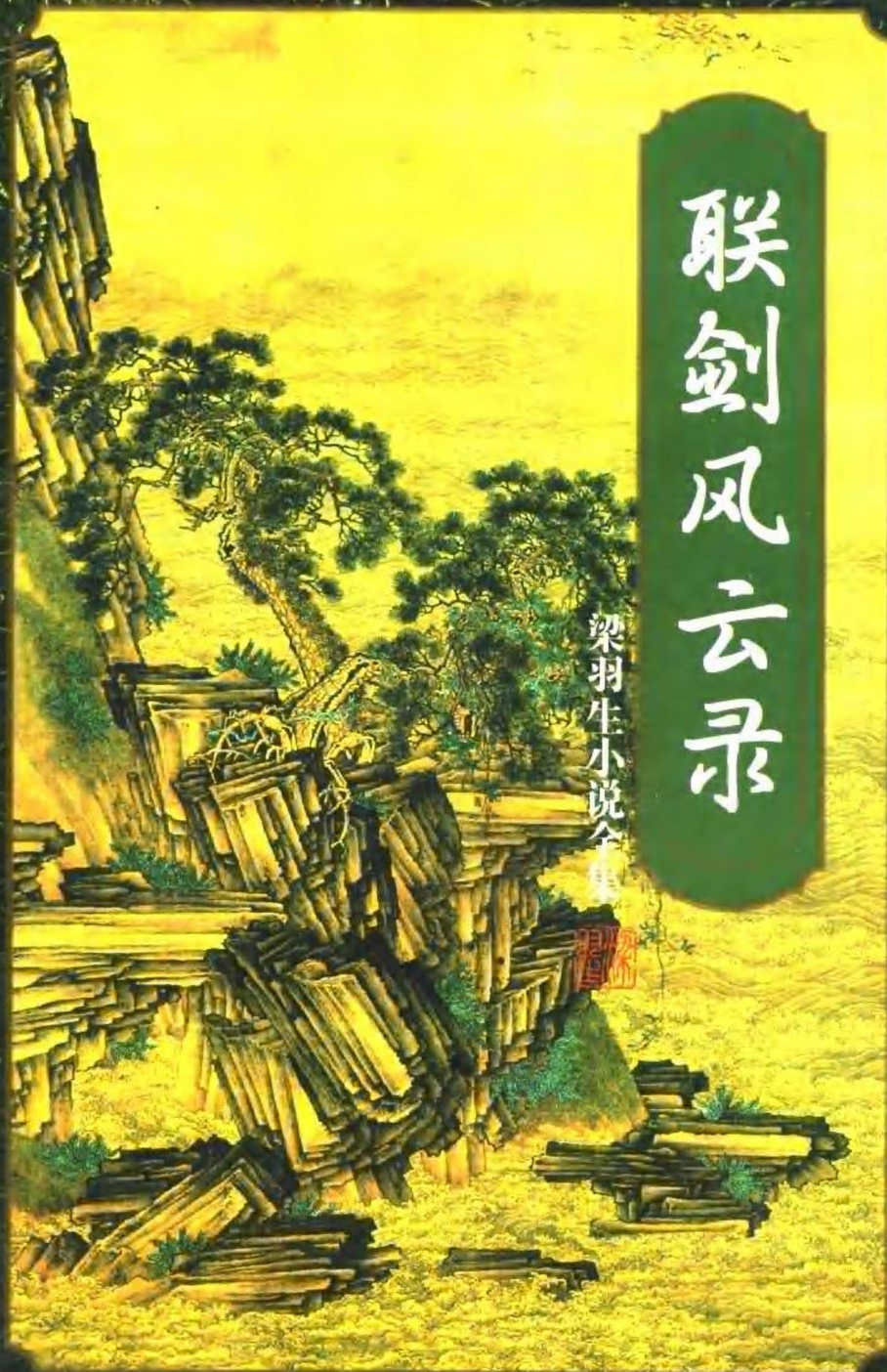


联剑风云录

梁羽生小说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联剑风云录(上)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剑风云录 下 / 梁羽生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34)

ISBN 7-80521-639-8

I. 联… II. 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 247.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广州购书中心经销

(广州市天河路123号, 邮编: 510620)

广东省中山市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22.25 印张 530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4.50 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Garvo



梁羽生小说全集

联剑风云录(下)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剑风云录 上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33)

ISBN 7-80521-639-8

I. 联… II. 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 247.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广东旅游出版社

目 录 (上)

第一回	壮志未甘消 徒嗟往事 豪情难自遣 又涉江湖	1
第二回	客店现双姝 疑云阵阵 荒山挥宝剑 杀气腾腾	12
第三回	三省连鏖 中途逢玉虎 两番被劫 意外见神龙	26
第四回	弄鬼装神 行尸藏贡物 飞针挥剑 古庙斗妖人	61
第五回	古寺兴波 神龙施妙手 荒山较技 玉虎暗生情	71
第六回	柳絮卷芳心 西湖浪静 楼船腾剑气 东海波翻	90
第七回	面壁十年 天山甘独隐 凌云一凤 湖海怎相忘	108
第八回	休战抱仁心 奉还贡物 劫船来怪客 力拒群雄	129
第九回	毒掌诡谋 重伤周志侠 神坛法杖 再见毕擎天	142

第十回	妙技震娇娃 丐帮胜敌 神威惊教主 怪客提亲	162
第十一回	剑影刀光 双英入虎穴 龙腾虎跃 合力败魔头	178
第十二回	铁扇逞凶 书生追玉虎 飞花退敌 道士释前嫌	199
第十三回	峡谷鏖兵 几番争贡物 天山练剑 初次露锋芒	214
第十四回	旨趣未相投 夫妻有恨 姻缘欣遇合 两小无猜	230
第十五回	凶焰迫人 抗婚悲弱女 良言解困 妙计出迷途	250
第十六回	联剑御魔 鸳鸯悲折翼 消兵弭祸 姐弟入京都	271
第十七回	梦醒黄梁 功名随逝水 心悬知己 鲜血溅尘埃	286
第十八回	塞外神魔 两番遭败迹 御林高手 一网竟成擒	302
第十九回	独探灵堂 奸徒来铁府 震惊帝座 豪侠入深宫	320
第二十回	破镜望重圆 一心学剑 奇珍图染指 双怪拜山	343

目 录 (下)

第二十一回	毒雾弥空 群雄遭暗算 金环堕地 恶客遂奸谋	357
第二十二回	折节求援 深山逢异士 焚香报讯 古庙见奇情	374
第二十三回	受尽折磨 伤心谈往事 惊闻噩耗 洒泪哭良朋	391
第二十四回	梦好总难圆 珠还琴断 情天长有恨 凤泊鸾飘	410
第二十五回	遗命托孤儿 凄凉不尽 苦心求解药 魔难无穷	428
第二十六回	妙计耍双凶 幸逃险地 灵丹遗半颗 难出生天	446
第二十七回	心事涌如潮 难挥慧剑 情怀浓似酒 忍拆鸳鸯	463
第二十八回	洒泪别情郎 命途多舛 孤身逢恶少 际遇堪悲	478
第二十九回	良友遭危 伤心怜薄命 虔心学剑 低首服娥眉	498
第三十回	弱女何辜 魔宫遭毒手 奸人得志 静室练玄功	514

第三十一回	恩怨齐消 同心御强敌 夫妻联剑 午夜闯昆仑	533
第三十二回	剑术通玄 连番陷圈套 神功绝世 各自显奇能	550
第三十三回	一瞑随尘 群豪挥热泪 前情若梦 二女结同心	566
第三十四回	西子楼头 弹痕惊异事 小孤山麓 鸿爪系相思	578
第三十五回	一意觅芳踪 巨舟出海 中途逢怪客 荒岛遭危	598
第三十六回	虎跃龙腾，群雄来水泊 波翻浪涌 双剑斗神魔	614
第三十七回	血雨腥风 岛屿遭劫火 天罗地网 奸贼布阴谋	633
第三十八回	浪涌波翻 伤心基业毁 龙争虎斗 豪气未曾消	649
第三十九回	毒手逞凶 神僧遭败绩 玄功解困 大侠显奇能	665
第四十回	惊见剑光寒 元凶授首 愁看人影杳 一凤凌云	690

第一回 壮志未甘消 徒嗟往事 豪情难自遣 又涉江湖

诗酒琴棋消永日，流年似水匆匆。春花争似舞裙红，繁华如梦幻，惆怅怨东风。

人近中年愁鬓白，却嗟壮志成空。倚栏看剑剑如虹，豪情难自遣，高唱大江东。

——调寄临江仙

绣槛雕栏，绿窗朱户，迢迢良夜，寂寂侯门。月影西斜，已是三更时分，在沐国公的郡马府中，却还有一个人中宵未寝，倚栏看剑，心事如潮。这人正是沐国公的娇婿铁镜心。

沐家镇守云南，世袭“国公”之位，自明太祖朱元璋封沐英为“黔宁王”起，第二代就世袭国公，至今已是第七代了。现在袭位的国公名叫沐琮，在位已二十多年了，屡立功勋，当今皇帝为了笼络他，虽然未升他的爵位，但因他先祖曾受封为王，特准他以国公的爵位拟王府的建制。沐琮一子一女，子名沐璘、女名沐燕，铁镜心娶沐燕为妻，照王府的建制，尊称郡马。

按说做到沐国公的郡马，富贵荣华，自是享之不尽，然而铁镜心却总是如有缺陷，郁郁不欢。是嫌弃他的妻子吗？不是。他的妻子沐燕，不但美若天仙，而且与他才貌相当，性情相近，闺中联句，月下弹琴，飞阁弈棋，花间作画，说不尽的夫妻恩爱，韵事频频。然而就正为样样都太如意了，就每每令他临风

感叹，叹自己在富贵丛中，繁华梦里，消磨了壮志雄心。

此际他独倚雕栏，在花月之下，看那满园佳木茏葱，奇花烂漫，不禁叹口气道：“在这郡马府中，又过了第七个春天了。在这七年中我除了添多篇诗稿之外，还有什么？”忆起少年时候在江湖上奔波的那一段日子，虽然是雨雪风霜，想起来却别饶情味。蓦然间，心底里泛出一个少女的影子，他苦笑一声，心中想道：“于承珠将我比作江南园林里的玫瑰花，如今我虽然不在江南，却何尝不是点缀国公府的一朵玫瑰？”

忽然一缕柔香，中人如酒，铁镜心蓦地回头，只见他的妻子笑盈盈的已走到身后，铁镜心道：“燕妹，你怎么还未睡？”沐燕笑道：“惦记着你，我又起来了。夜已三更，你为什么还在赏月，嗯，你可是得了什么佳句吧？”铁镜心苦笑道：“我近来渐觉诗才枯涩，写来写去，都不过是秋月春花，连自己看着也觉生厌了，哪里还想得出什么佳句？”沐燕凝眸看他，过了半晌，幽幽叹道：“镜心，你可是有什么心事么？”

铁镜心道：“有你终生陪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沐燕盯着他的眼睛，微微笑道：“镜心，你在骗我！”铁镜心急道：“燕妹，谁不羡慕咱们是神仙眷属，我，我岂有异心？”沐燕一笑说道：“镜心，你听错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你变心，只是这几年来你也太寂寞了。只有我一个人陪伴着你，只有我一个人还可与你谈谈，你纵不言，我也知道你心中寂寞。过了清明，我和你到大理一趟，去散散心吧。你可以和我的师父谈谈，也可以探问一些朋友的消息。”当代的第一剑客张丹枫曾教过沐燕三个月的武功，沐燕虽未正式拜师，面前背后，也总以师父相称。张丹枫因为曾大闹过皇宫，被皇帝缉捕，在江南站不住脚，故此避居大理的苍山。大理那时已由白族的领袖段澄苍为主，名义上仍归明朝管辖，实则与独立无殊。张丹枫与段澄苍是好友，他避居苍山，乃是出于段澄苍的邀请。

铁镜心怔了一怔，不知妻子是否试探于他，过了半晌，苦笑说道：“张大侠与我也不甚投缘，再说，岳父是镇守云南的国公，咱们去访他也有不便，以后再说吧。”话虽如此，他却禁不住想起当年，在苍山之下，洱海之中，与于承珠、叶成林等一大班人，月夜泛舟的情景。也就是在那个晚上，他察觉到于承珠对出身草野的江湖游侠叶成林脉脉含情，而沐燕则对自己已深深有意。

沐燕笑道：“我知道你不服气，我师父最看重叶成林，与你确是不大投缘。其实叶成林哪能及你万一？只怕他连诗韵也还未曾弄得清楚呢。于承珠姐姐也奇怪，偏偏会选上他。”铁镜心有点面热心跳，他平日与沐燕谈话，总是故意避开于承珠不提，但今晚谈到大理，沐燕自自然然便想到于承珠，铁镜心看她神态，不像有心挑剔，随口应道：“各人有各人的缘份，男女之间的情爱，本来就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沐燕眼珠一转，微笑道：“是么？”顿了一顿，忽又说道：“可惜于承珠不在苍山，听说她结婚之后，随着夫婿四方飘泊，一直到现在还是居无定所，也没有音讯捎回来。磷弟上月偷偷上大理去见师父，前几天才回来，我还没有问他，不知他可有承珠姐姐的消息？”

正在说话，忽见有一个人匆匆走进花园，铁镜心笑道：“刚说曹操，曹操便到，你看，那不正是磷弟来了？”沐燕奇道：“半夜三更，他跑来何事？”但见沐磷兴冲冲地跑上楼来，大声叫道：“姐姐，姐夫，我告诉你们一件大消息！”沐燕道：“你总是大惊小怪，呀，你这孩子脾气几时才改得了？”沐磷面红红地叫道：“这回绝不骗你，真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大消息！”

沐燕道：“是爹爹责罚了你么？”沐磷气道：“姐姐，你总是欢喜将我取笑。”沐燕道：“你偷上大理，爹爹不骂你么？”沐磷道：“爹爹不大高兴，却也没骂我。你当我还是小孩子么？嗯，姐姐，你别打岔好不好，这回当真是一件极大极大的消息。”沐

燕笑道：“大到怎么样？”沐麟道：“那是震动天下的大消息！”

沐燕将信将疑，唤他进房中坐下，道：“好，你说吧。我倒要听听什么事情足以震动天下！”沐麟道：“当今皇帝上月驾崩了！”沐燕噗嗤一笑，说道：“死了一个皇帝，那有什么了不得？大惊小怪！”转过头对铁镜心道：“不过这消息若是承珠姐姐知道了，她倒是该高兴的。”于承珠的父亲于谦，是一个大忠臣，曾挽救过明室的危亡，其后却被皇帝枉杀，故此沐燕有此一言。

沐麟气得满面通红，道：“姐姐，你还没有听我说完呢！”沐燕慢条斯理的呷了一口热茶，道：“你说。”沐麟道：“皇帝死后，太子马上即位，改元成化，从今年起，就是成化元年啦。”沐燕一口热茶喷了出来，笑道：“老皇帝死了，当然要有一个新皇帝登位，新皇帝登位，当然要改年号，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怎么能说是震动天下的大消息？”沐麟嚷道：“我还没有说完呢，你再打岔，我不说了！”沐燕换过个茶杯，再呷了一口热茶，道：“麟弟，没有喷湿你的衣裳吧？我不打岔了，好，你说，你说！”

沐麟说道：“新皇帝即位，这消息直到昨天才传到府中。”沐燕道：“咱们云南，僻处边陲，重山相隔，交通不便，从京师来的驿报，一个多月就到，已算得是很快的了。”沐麟道：“我不是说这个，你听着呀。”沐燕笑道：“我是听着呀！”沐麟道：“你说得不错，咱们云南僻处边陲，所以要一个多月才知道这件大事；但中原各省早就接到驿报了。”沐燕道：“这个当然。各省督抚，都派有人驻在北京。驿报未发，只怕他们已先用快马驰报了。”沐麟道：“是呀，一朝天子一朝臣，谁不想讨好新皇帝。于是，登位的诏书一发布，各省督抚就纷纷上表道贺，并费尽心血，搜罗珍宝，进贡皇上。”沐燕点点头道：“这是必然之理，不足为怪！”沐麟大声说道：“不足为怪，怪就怪在这儿，所有各省的贡物，未入都门，全都被人劫了！”铁镜心一直微笑着听他们姐弟说话，这时大吃一惊道：“有这等事？”沐麟得意

洋洋，说道：“你说，这是不是震惊天下的大消息？据现在所知，已有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安徽、浙江九省的贡物被劫！其他各省正在解运途中，是否被劫，尚未知道！”

铁镜心问道：“劫贡物的是什么人？男的还是女的？”沐磷道：“这我可不清楚了。消息是从京中用八百里快马加紧飞报来的，故此与新皇帝登位的驿报同时到达。朝廷怀疑是咱们的师父张丹枫，密令爹爹侦察他的行踪，看他是不是已离开大理。好在我半个月前还在苍山见着师父，算起时间，那时早已有好几省的贡物被劫了，所以绝不是他老人家。我告诉爹爹，叫他不必费心侦察了。我这次偷上大理，虽然未得爹爹许可，却给他打听到最确实的消息，所以他虽然不满意我偷上苍山，却也没有骂我。”

停了一停，又道：“河南、河北、山东、浙江几省的督抚都是爹爹的好朋友，他们也都有快马报来，比朝廷的驿报说得更详细。陕西、山西、甘肃的贡物在卢沟桥被劫的；山东、河南、河北的贡物是在保定被劫的；浙江、湖北、安徽的贡物是在石家庄被劫的，三日之间，在三处地方，连劫九省贡物，不但震动京师，而且这消息飞报各省之后，各省的督抚，个个都慌了手脚！”

沐燕“噗嗤”一笑，说道：“你瞧见他们慌了手脚么？说得这样活龙活现。”沐磷道：“我在爹爹的书房里，亲眼见他走来走去，唉声叹气，说是新君即位，这份贡礼是少不得的，而且咱们世袭国公，还该比别省丰厚才行，可是出了这样的事情，若然咱们的贡物也在途中遇劫，这却如何是好？姐姐，你瞧，我有夸张没有？咱们的爹爹，经过多少大风大浪，也自心惊胆战，其他各省的督抚，正在想运贡物进京的，岂不更要手忙脚乱！”沐燕笑道：“瞧你这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倒像是幸灾乐祸呢！”

铁镜心却是若有所思，静静听他姐弟说话，心中想道：“这确是震动天下的大消息。十年前毕擎天劫了两湖漕运的三十万两官银，已闹起了滔天风浪，比起现在九省的贡物被劫，而且还将陆续有劫案发生，毕擎天那件案子简直算不了什么！到底是什么人吃了狼心虎胆，居然敢干出这样惊天动地之事？”

忽听得沐磷说道：“姐夫，我求你一件事。”铁镜心怔了一怔，道：“磷弟，你要什么？”沐磷嗫嗫嚅嚅地说道：“爹爹的贡物就将押解进京，我想，我想讨这个押运使来当。”沐燕笑道：“你别作梦了。爹爹岂有让你这位娇贵的大少爷冒险进京？”沐磷道：“所以我才要姐夫替我求情，爹爹素来听他的话，而且我的本领怎么说也比府中的那些武师高明吧？只有你说我是大少爷，他们都说我的身手在江湖也是少见的呢！”沐燕掩口而笑，笑得弯下了腰。

沐磷恼道：“姐姐，你总是看轻我。”沐燕笑道：“岂敢！你要我像那班武师那样的奉承你么？好，那么我说，在国公府里，关起门来，你是天下第一。如今到了我这郡马府来，可就是——”沐磷笑道：“可就是天下第二啦。”忽地笑容一敛，正色说道：“我的武功当然比不上姐夫，可是江湖之上，像姐夫这样的高手，也没有几个吧？何况这趟我偷上苍山，师父又指点了我一路剑法。姐姐，你不是男儿，你不懂的，男儿志在四方，你就让我到外面去经历一些风浪，见识见识吧！”

沐燕笑道：“哎哟，你是叫他给你作说客么？”口中虽然讪笑，心中却是暗自感伤。想道：“男儿志在四方？磷弟他也说我不懂男儿心事？镜心的郁郁不欢，难道就是因为我将他困在软红队里，罗绮丛中吗？”

忽见铁镜心按桌子，站了起来，微微笑道：“燕妹，我也求你件事。”沐燕心头一震，猜到了几分，勉强笑道：“你说吧，只要做得到的我无有不依。”铁镜心道：“你爹爹的贡物非运不可，

江湖上出了这等剧盗，又实在可虞，我承蒙你爹爹看重，岂能不为他分忧？”沐燕低头说道：“原来你也是要我给你作说客么？”铁镜心道：“府中既没有适当的人，那就不如由我押解贡物，走一趟吧。”沐麟拍掌笑道：“好，姐夫亲自出马，定能说得爹爹允许。姐夫，你做正押运使，我做副的。”

沐麟兴高采烈，沐燕却是眉黛含愁，过了半晌，幽幽说道：“镜心，你既然执意要去，我不拦你。”铁镜心道：“燕妹，你放心……”沐燕拦着说道：“只要你心中有我，我有什么不放心的？”铁镜心本意是说江湖上的风浪，忽听得沐燕如此说法，呆了一呆，随即低声吟道：“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其实这几句话还说得不够透彻，夫妻一体，两心如一，又何须换？”

沐麟张口要笑，却不敢笑。沐燕盯了他一眼，问道：“你偷上苍山，去见师父，可还听到什么消息？”沐麟道：“师弟小虎子前年出师，已经独自到江湖上闯荡去了。听说这两年来已挣了不少的名头。”沐燕道：“还有呢？”沐麟道：“师伯乌蒙夫从江南回来，曾在海宁见过叶成林和于承珠杂在人堆里观潮。”铁镜心失声道：“他俩夫妇倒忒胆大。”沐燕笑道：“是啊！若是他们被捕，可得劳动咱们的铁公子去救了。”

沐麟与铁镜心议定，便匆匆回去。铁镜心和沐燕在灯下默默相对，七年来他俩夫妻从无一刻分离，这时却各自怀心事。

过了半晌，沐燕低声说道：“你出外一趟也好，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最少也可以得到些做诗的材料。预祝你归来之日，行囊中增添出色的诗篇。”铁镜心道：“燕妹，你真是我的红颜知己，有妻如此，几生修到！”沐燕“噗嗤”一笑，说道：“你如今嘴里说得甜，只怕出到外面，见到什么女侠……”铁镜心急忙截着说道：“燕妹，你怎么还不信我？若还……”沐燕一手掩着他的嘴巴，道：“我和你说笑，你怎么当真了？我当然信你，你发咒赌誓作什么？好吧，你先安歇吧，我